儒門事親

金 睢州 張子和 著
明 新安 吳勉學 校

卷八

內積形

傷冷酒一百二十二

戴人出遊。道經陽夏。問一舊友。其人病已危矣。戴人往視之。其人曰。我別無病。三年前。當隆暑時出村野。有以煮酒饋予者。適村落無湯器。冷飲數升。便覺左脇下悶。漸痛結硬。至今不散。鍼灸磨藥。殊不得效。戴人診其兩手脈俱沉實而有力。先以獨聖散吐之。一涌二三升。色如煮酒。香氣不變。後服和脾散去濕藥五七日。百

脈沖和。始知鍼灸無功。增苦楚矣。

心下沉積一百二十三

顯慶寺僧應公。有沉積數年。雖不臥牀枕。每于四更後。心頭悶硬。不能安臥。須起行寺中。習以爲常。人莫知爲何病。以藥請于戴人。戴人令涌出膠涎一二升。如黑礬水。繼出黃綠水。又下膿血數升。自爾胸中如失巨山。飲餌無算。安眠至曉。

茶癖一百二十四

一緇侶。好茶成癖。積在左脇。戴人曰。此與肥氣頗同。然瘕瘤不作。便非肥氣。雖病十年。不勞一日。況兩手脈沉細。有積故然。吾治無鍼灸之苦。但小惱一餉。可享壽盡期。先以茶調散。吐出宿茶水數升。再以木如意揣之。又涌數升。皆作茶色。次以三花神祐丸九十餘粒。是夜瀉二十餘行。膿水相兼。燥糞瘀血雜然而下。明日以除濕之劑。服十餘日。諸苦悉蠲。神清色瑩。

腹脹水氣一百二十五

威踽張承應。年幾五十。腹如孕婦。面黃食減。欲作水氣。或令服黃耆建中湯。及溫補之劑。小溲涸閉。從戴人療焉。戴人曰。建中湯攻表之藥也。古方用之攻裏。已誤也。今更以此取積。兩重誤也。先以涌劑吐之。置火于其旁。大汗之。次與豬腎散四錢。以舟車丸引之。下六缶。殊不困。續下兩次。約三十餘行。腹平軟。健啖如昔。常仲明曰。向聞人言。瀉五六缶。人豈能任。及聞張承應。渠云誠然。乃知養生與攻痾。本自不同。今人以補劑療病。宜乎不效。

痃氣一百二十六

王亭村。一童子入門。狀如鞠恭而行。戴人曰。痃氣也。令解衣揣之。二道如臂。其家求療于戴人。先刺其左。如刺重紙。剝然有聲而斷。令按摩之。立軟。其右亦然。觀者感嗟異之。或問。曰。石關穴也。

胸膈不利一百二十七

沈丘王宰妻。病胸膈不利。口流涎沫。自言咽下胃中常雷聲。心間作微痛。又復發

昏。胸乳之間。灸瘢如碁。化痰利膈等藥。服之三載。病亦依然。其家知戴人痰藥不損。來求之。一涌而出雪白蟲一條。長五六寸。有口鼻牙齒。走于庭中。病者忿而斷之。中有白髮一莖。此正與徐文伯所吐宮人髮髮一同。蟲出立安。

冷涎一百一十八

戴人過醮都營中飲會。隣席有一卒。說出妻事。戴人問其故。答曰。吾婦爲室女。心下有冷積如覆杯。按之如水聲。以熱手熨之如水聚。來已十五年矣。恐斷我嗣。是故棄之。戴人曰。公勿黜也。如用吾藥。病可除。孕可得。卒從之。戴人診其脈沉而遲。尺脈洪大而有力。非無子之候也。可不踰年而孕。其良人笑曰。試之。先以三聖散吐涎一斗。心下平軟。次服白朮調中湯。五苓散。後以四物湯和之。不再月。氣血合度。數月而娠二子。戴人常曰。用吾此法。無不子之婦。此言不誣矣。

積塊一百一十九

菓菌劉子平妻。腹中有塊如瓢。十八年矣。經水斷絕。諸法無措。戴人令一月之內。

涌四次。下六次。所去痰約一二桶。其中不化之物。有如葵菜者。爛魚腸之狀。涌時以木如意揣之。覺病積如刮。漸漸而平。及積之既盡。塊痕反窪如臼。略無少損。至是而面有童色。經水既行。若當年少。可以有子。

肥氣積一百二十

陽夏張主簿之妻。病肥氣。初如酒杯。大發寒熱。十五餘年後。因性急悲感。病益甚。惟心下三指許無病。滿腹如石片。不能坐臥。鍼灸匝矣。徒勞力耳。乃敬邀戴人而問之。既至。斷之曰。此肥氣也。得之季夏戊己日。在左脇下。如覆杯。久不愈。令人發瘡瘧。瘡瘧者寒熱也。以瓜蒂散吐之。魚腥黃涎約一二缶。至夜。繼用舟車丸。通經散投之。五更黃涎膿水相半五六行。凡有積處皆覺痛。後用白朮散。當歸散。和血流經之藥。如斯涌泄。凡三四次而方愈。

伏瘕一百二十一

汴梁曹大使女。年既笄。病血瘕數年。太醫宜企賢。以破血等藥治之。不愈。企賢曰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除得陳州張戴人方愈。一日戴承語至汴京。曹大使乃邀戴人問焉。戴人曰。小腸遺熱于大腸。爲伏痕。故結硬如塊。面黃不月。乃用涌泄之法。數年之疾。不再旬而效。女由是得聘。企賢問誰治之。曹大使曰。張戴人。企賢立使人邀之。

停飲一百二十一

一婦從年少時。因大哭罷。痛飲冰水。困臥。水停心下。漸發痛悶。醫氏咸以爲冷積。治之以溫熱劑。及禁飲冷物。一聞茶氣。病輒內作。如此數年。燔鍼燒艾。瘡孔數千。十餘年後。小便赤黃。大便秘悶。兩目加昏。積水轉甚。流于兩脇。世謂水癖。或謂支飲。碉漆稜茂。攻磨之藥。竟施之矣。食日衰。積日茂。上至鳩尾。旁至兩脇及臍下。但發之時。按之如水聲。心腹結硬。手不可近者。月發五七次。甚則欲死。諸藥皆厭。二十餘年。求戴人發藥。診其脈。寸口獨沉而遲。此胸中有痰。先以瓜蒂散涌痰五七升。不數日。再越痰水及斗。又數日。上涌數升。凡三涌三下。汗如水者亦三。其積皆去。以流濕飲之藥調之。月餘大瘥。

積氣一百二十二

寄西華縣庠山東顏先生。有積二十年。目視物不真。細字不覩。當心如頑石。每發痛不可忍。食減肉消。黑黔滿面。腰不能直。因遇戴人。令涌寒痰一大盆。如片粉。夜以舟車丸、通經散下爛魚腸葵菜汁七八行。病十去三四。以熱漿粥投之。復去痰一盆。次日又以舟車丸、通經散。前後約百餘行。略無少困。不五六日。面紅黔去。食進目明。心中空曠。遂失頑石所在。旬日外來謝。

沉積疑胎一百二十四

脩弓杜匠。其子婦年三十。有孕已歲半矣。每發痛則召侍媼待之。以爲將產也。一二日復故。凡數次。乃問戴人。戴人診其脈濇而小。斷之曰。塊病也。非孕也。脈訣所謂濇脈如刀刮竹形。主丈夫傷精。女人敗血。治之之法。有病當瀉之。先以舟車丸百餘粒。後以調胃承氣湯加當歸、桃仁。用河水煎。乘熱投之。三兩日。又以舟車丸、桃仁承氣湯瀉。青黃膿血。雜然而下。每更衣。以手向下推之揉之。則出。後三二日。又用舟車丸。以猪腎散佐之。一二日。又以舟車丸。通經如前。數服。病十去九。俟晴明。當未食時。以鍼瀉三陰交穴。不再旬。塊已沒矣。此與隔腹視五臟者。復何異哉。

是胎非積一百三十五

鄧王之妻。病臍下積塊。嘔食面黃。肌瘦而不月。或謂之乾血氣。治之無效。戴人見之曰。孕也。其人不信。再三求治于戴人。與之平藥以應其意。終不肯下毒藥。後月到。果胎也。人問何以別之。戴人曰。尺脈洪大也。素問陰陽別論。所謂陰搏陽別之脈。

外積形

瘤一百三十六

戴人在西華。衆人皆訕以爲吐瀉。一日。魏壽之與戴人。入食肆中。見一夫病一瘤。正當目之上網內。皆色如灰李。下垂覆目之睛。不能視物。戴人謂壽之曰。吾不待食熟。立取此瘤。魏未之信也。戴人曰。吾與爾取此瘤何如。其人曰。人皆不敢割。戴人曰。吾非用刀割。別有一術焉。其人從之。乃引入一小室中。令俛臥一牀。以繩束其脥。刺乳中大出血。先令以手揉其目。瘤上亦刺出雀糞。立平出戶。壽之大驚。戴

人曰。人之有技。可盡窺乎。

膠瘤一百二十七

部城。戴人之鄉也。一女子未嫁。年十八。兩手背皆有瘤。一類雞距。一類角丸。腕不能釧。向明望之。如桃膠然。夫家欲棄之。戴人見之曰。在手背爲膠瘤。在面者爲粉瘤。此膠瘤也。以鈹鍼十字刺破。按出黃膠膿三兩匙。立平。瘤核更不再作。婚事復成。非素明者。不敢用此法矣。

癭一百二十八

新寨婦人。年四十餘。有癭三瓣。戴人令以喊吐之。三涌三汗三下。癭已半消。次服化癭之藥。遂大消去。夫病在上者。皆宜吐。亦自有消息之法耳。

痔一百二十九

趙君玉常病痔。鳳眼草、刺蝟皮、槐根、鯉首之類皆用之。或以乾薑作末。塗猪肉炙

食之。大便燥結不利。且瘤後數日。因病黃。大涌瀉數次。不言痔作。麻先生偶記而書之。君玉自識戴人之後。痔更不發耳。